

金 轺 筹 笔

曾纪泽

台湾商务印书馆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五月臺二版

新疆研究
叢刊第八種

金 軺 籌 筆 (二 冊)

據光緒十三年楊楷刊本影印

普通本

基本

撰述者 曾 紀 澤

校訂及編者 袁 同 禮

發行人 徐 有 守

印刷及發行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

金序

同治五年回人侵據伊犁，清廷以內戰甫定，鮮暇西顧。俄人乃於十年五月以護商爲名，派兵佔領，復揚言俟清廷恢復統治權時，歸還佔地。光緒四年清軍始略復叛疆，而俄人之霸佔伊犁仍如故，爰派崇厚向俄索還失地。崇厚誤解全權二字意義，擅自簽約，昏庸辱國，清議大譁，清廷不得已，拒絕批准。改派駐英法使臣曾紀澤兼充駐俄欽差，前往俄京協商改約。

曾氏奉派之始，卽剴切陳言：「俄約經崇厚議定，中國誠爲顯受虧損，然必欲一時全數

更張，則雖施之於西洋至小極弱之國，猶恐難於就我範圍，俄人桀驁狙詐，無端尙且生風，今於已定之約，忽云翻異，而不別予一途以爲轉圜之路，中國人設身處地，似亦難降心以相從也。」

曾惠敏公遺集卷二
敬陳管見疏

於是主張領土必須力爭，商務次之，償款又次之。其時國中意見紛

紜，主戰多於主和，曾氏則傾向於妥協，以爲「俄人之堅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亂民，所可同日而語。」「俄人之所以擾我者，固在東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陸。」「東三省：迤北一帶，處處與俄毗連，一旦有急，尤屬防不勝防。」清廷遂諭令，「據理相持，剛柔互用，多爭

一分，卽少受一分之害」云云。

俄初不允改約，欲移北京談判，而於崇厚下獄論死，認爲侮俄，尤憤憤，迨清廷允釋崇厚，怒始少霽，然仍動以崇約爲言，視爲已得權益。按崇厚所計伊犁南境，乃帖克斯河地帶，形勢衝要，誤國最甚。蓋此地及莫薩山口，如入俄人之手，可切斷交通，威脅全境，是則我之得伊犁有名無實，在我國勢所必爭，在俄以俄土戰後，財殫力竭，雅不欲再啓釁端，曾氏洞見此點，竭力折衝，俄始就範。然仍索崇約以外之補償，探問中國沿海地方何處可讓，曾氏嚴辭拒絕，遂不得逞。於是審慎應付，爭重讓輕，酌讓索倫右翼四旗，又給予通商權利，增償代守費用，俄政府乃允廢棄舊約，另訂新約，於光緒七年卽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彼得堡簽訂。駐俄英大使德佛林爵士 Lord Dufferin 稱曰：「中國令俄國吐出已吞之領土，此俄國之所未嘗爲者！」今讀其問答節略，思想銳敏，辭令雍容，公法條約，無不熟諳。對方措辭強硬，亦作峻語答之，以折其鋒。時亦語饒風趣，剛柔迎拒之間，不失分寸。言忠信而行篤敬，曾氏庶幾兼之。是以俄外相吉爾斯 Giers 云：「我辦外國事件四十二年，所見人才甚多，今與貴爵共事，始知中國非無人材。」良非虛譽。

曾氏問答節略，又題金軹籌筆。吾友袁君守和取而校勘之，列爲新疆研究叢刊之一，又遍閱赤檔 Krasnyi Arkhiv 迄無記載。乃以耶拉維基 Jelavich 夫婦所著「俄在遠東」一書，述及伊犁交涉者，另編刊行。內中所載吉爾斯與外次熱梅尼 Jonini 籌商對策，往返函札八十餘通，原係秘件，國人尙未之見，如帖克斯河地帶，俄人本有歸還之意，而欲以烏蘇里西岸地點相交換，今乃從此項文件中發見，而曾氏當日固未之知也。守和博覽羣書，又精研討，其用心細而致力勤，一時無兩，至此書行世，能供給史家以新資料，而裨我邦人之尋研，更無俟贅言矣。民國五十二年五月嘉興金問泗。

重印金輶籌筆序

金輶籌筆四卷，舊刻均題「闕名」。曾惠敏公遺集卷五與陳俊臣書云：「使俄之役，有問答節略，已陳之芻狗，不足復觀。」蓋氏所著也。光緒十二年皋蘭朱氏克敏收入挹秀山房叢書，始題「金輶籌筆」。翌年無錫楊氏楷，十七年南清河王氏錫麒，二十三年湖南新學書局，均有重印本。書中稱「俄」爲「鄂」，本舊譯也。所載中俄伊犁會談經過，自光緒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至次年一月二十五日，先後共五十一次，其記錄乃中俄外交原始史料，爲俄國史籍中所未載。友人程演生君收入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改題「伊犁定約中俄談話錄」，蓋紀實也。溯自咸同以降，中原多故，俄人蠶食回部，誘我藩籬，得寸進尺。同治九年新疆回亂，俄人乃藉口商務，竊據伊犁，原議西域綏靖，卽行歸還。迨左宗棠率師西征，戡定全境，爰索踐前諾，俄仍盤踞如故。且攫奪浩罕，改建費爾干省，設巡撫，築礮臺，而西陲割地通商，從茲更多事矣。光緒五年清廷派崇厚使俄，商議交還。俄人乘機索讓特克斯河流域，截天山南北孔道。崇氏不察山川扼要之形勢，昧於中外交接之事宜，昏庸誤國，一聽俄

人播弄，訂立約章，喪失權利，擅自畫押，朝野譁然。清廷以其越權辱國，革職治罪，改派駐英法使臣曾紀澤兼駐俄廷，毀約更議。是時兩國陳兵備戰，邊事岌岌不可終日。俄艦東駛，意圖封鎖，沿海震撼。曾氏秉命周旋，力任艱巨，自謂「欲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事之難成，已可逆覩」。光緒庚辰一月致總署總辦函抵俄以後，折衝樽俎，反覆詰難，往復十數萬言，歷十閱月而新約始定。卒毀崇厚舊約，略折俄人無饜之求。其問答節略，時有摧折對方之詞鋒，縝密嚴肅，始終無間。具見當日帝俄詭謀之毒烈，與夫維護國權之匪易。新約議定，爭回伊犁南路七百餘里，界務商務，保全實多。蜚聲壇坫，舉世欽頌。俞蔭甫先生謂：「前使者以頭等全權大臣，僅得伊犁之半，而諸要隘盡棄以畀俄。公以二等使臣，又無全權之名，乃得取已成之約而更之，烏宗島山帖克斯川諸要隘，仍爲我有，伊犁拱辰諸城足以自守，而又得與喀什噶爾阿克蘇諸城，形勢聯絡，其有功於新疆甚大。」春在堂雜文五編五洵非過譽。今誦其奏疏函牘，於交涉諸端，剴切直陳，與問答節略互有闡發，誠近代外交史中之珍貴文獻也。爰選有關文件與崇厚原約，及總署擬議辦法，列入附錄，俾探究中俄交涉史者，有所取資焉。民國五十二年五月袁同禮。

目次

金序	一
重印序	五
金輶籌筆附和約等	一
附錄	
一、請廷致俄國國書及總署奏摺	一三
二、崇厚之自白	六〇
三、曾紀澤奏疏及書牘	六一
四、有關人士履歷簡表	一〇五
後記	一一五

自余遊甯波始識歸安錢子念劬語相得也嘗抵掌縱談天下事因論光緒七年俄人歸我伊犁改訂和約是爲中興以來肅清粵捻回匪之終局而洋務轉機之始是時曾侯在俄先後疏陳辦理情形派參贊邵公友濂賁送和約章程及專條卡倫單至京師進呈

御覽並錄與俄諸臣問答節略咨呈總理通商衙門備存核臯蘭朱克敬彙刻入挹秀山房叢書名曰金輶籌筆念劬覓之書肆得其本以示余余讀之旣竟作而曰昔林文忠公嘗云終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繇今觀之是殆不然俄之壤地凡二千餘萬方里北負冰海俯視歐洲亞洲

諸國皆有高屋建瓴之勢然俄志在西封恆思拓境至地中海以通黑海之路且日艷印度之富耽耽焉伺英之釁以求一逞設令不得於西而務於東乃俄之變計非本志也當侍郎崇厚返自泰西奉使不稱

旨下獄羣議洶洶兩國飭兵備邊事益棘文忠之言幾若有驗而侯馳一介之使力持大體反覆詰難意不少屈俄之君臣鑒其忠信傾心輸誠款卒改前約息兵修好觀俄臣格爾斯之言亦可知俄之本計嘗有聯我圖英之志矣英之商務歲贏中國銀三四千萬中國致貧之故端由於此中俄誠合俄必悉甲以萃於英兩虎相持而我以其間

振興商務杜絕漏卮力謀富強事半而功可倍所謂形格
勢禁之道也是故伊犁之役侯意主和知和之可久也至
法越南之役侯則主戰知非戰不能和也是非曉然於彼
我虛實之分與成敗得失操縱之數安能若是而豈特皇
華之選已哉念劬甚躋其說相與重爲校讐訂定凡例謀
之同志鳩貲刊以行世有志之士誠卽是而求之以備國
家異日干城之用庶幾爲洋務之津梁云爾

光緒十有三年歲在丁亥十有一月無錫楊楷序

金輶籌筆序

金輶籌筆卷一

光緒六年庚辰六月二十九日曾侯帶同參贊銜隨員劉
麒祥繙譯官慶常桂榮塔克什訥前往外部晤外部尚書
格爾斯駐華公使布策外部總辦梅尼閣甫繙譯官孟第
會晤寒暄畢格云昨已接到貴欽差照會不知是常川駐
劄抑係特派辦事曾侯曰我係駐劄欽差兩國交涉未完
事件我亦有商辦之權格云前次崇欽差來鄂已將應辦
各事會同本大臣商議妥協只候

批准施行至今貴國並無一言且將崇治以重罪邊界各
處增械設防中外人心惶惑幾欲啟釁似此情形豈能議

金輶籌筆卷一

事實侯曰本國

大皇帝因崇不聽分付故治其罪後聞此事有傷貴國體面遂赦其罪以示中國願與鄂國和好之意而云請問崇之罪如何赦卻崇現在何處實侯曰我只接得電信知崇之斬罪已蒙

赦免尙未奉到詳細

諭旨而云此事我亦尙未接到凱署使案凱卽凱陽德之信實侯

曰俟奉到

諭旨卽當詳細照會貴大臣而云治崇之罪不惟本國難堪卽歐洲各國亦難爲情且崇與本大臣盡心竭力商議

一年有餘凡事無不力爭並非諸事率行應允本大臣當時覺各爲其主亦其本分當商議時必兩下心平氣和然後定議現在只候照行無可商議曾侯曰貴大臣竟不欲與我商議乎摺云不是如此說蓋因本國注意所請各事俱載在約章及與崇往來照會之內現在只要照辦無可商議曾侯曰凡各國定約必俟兩國批准方能施行如所定之約有難行之處例可再議摺云侯爺所言甚是惟未見有如中國之治崇罪致傷他國體面者也曾侯曰各國辦事何事不有中國治崇罪因其不聽

皇上分付其中細微我亦不必多說貴國之人如有似此

辦事者諒貴國亦必咎之密云崇有不聽分付之罪我亦不知其詳但總因與鄂國辦事致罹刑獄我與他同辦事顯得我亦不好曾侯曰我與崇係同僚朋友同奉使命聞他犯了罪我心中也極難過現聞

皇上天恩赦了他我就歡喜了深願貴國但記現今赦罪之美意休記從前辦罪之事密搖首微笑云中國治崇罪本國原不能干預總因與本國辦事之故治以重罪於本國不能無涉曾侯曰先因崇辦事不好遂治其罪後

大皇帝聞此事有關貴國體面已赦其罪以示和好之意密與格說一句聽不明白密云鄂國聞知此信上下無不

欣悅惟現在情形實在難堪皆因中國各處設邊防修海防以致本國亦動鉅款以防中國各國皆以爲旦夕卽欲啟釁曾侯曰格大人說貴國備兵防中國中國將來亦可說中國曾花多少錢備多少兵防鄂國然兩國皆不可說此等話以免有傷兩國和好且致各國聞知生心摺云各國新聞紙議論紛紛皆謂中國要與鄂國交兵中國又有如此舉動不能使人無疑曾侯曰兩國辦事總要自己拿定主意不在徒聽人言至新聞紙謠言皆不可憑請勿信也摺云固然不但各國新聞紙說中國舉動不好且中國境內摺奏等件傳播於外均無好言而向來條約均係